

戏剧新作

1

本月刊增刊

封面设计：李 华 锦

戏 剧 新 作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

字数 262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12\frac{7}{8}$

197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7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30,000

书号 10019·2776

定价 0.81 元

目 录

红杜鹃，紫杜鹃（五幕话剧）·····	白桦（1）
甜蜜的事业（三幕喜剧）·····	周民震 田芬（执笔）（103）
惊蛰时节（独幕话剧）·····	赵羽翔（179）
综丰一号（独幕话剧）·····	刘于夫（217）
信得过（独幕话剧）·····	张冀平（249）
九发六中的后面（独幕话剧）·····	刘守林 肖苏（273）
大院的早晨（独幕话剧）·····	高思国（291）
小家大治（独幕话剧）·····	徐葆齐（321）
修车（独幕话剧）·····	陈志伟（355）
解放者、诗情和艺术体现·····	白桦（383）
——《红杜鹃，紫杜鹃》后记	
编后记·····	（387）

人 物 表

达娃——十九岁，家奴。

申错——二十一岁，农奴。

格桑——二十五岁，农奴出身的共产党员，中央民族学院毕业生，中共某地区工委工作人员。

怒勃——十八岁，格桑的通信员。

召顿——五十岁，领主出身的区长，西南民族学院毕业生。

曲茨——二十岁，召顿的女儿，区贸易小组组长，西南民族学院毕业生。

娜吉——十八岁，逃亡女奴。

皮及——六十岁，农奴。

扎西——三十五岁，家奴。

男女农奴若干。

解放军官兵若干。

穆塘·仁增——五十五岁，穆塘领主。

贡塘·丹增——三十三岁，仁增的外甥，贡塘领主。

多吉——四十余岁，仁增的管家。

叛匪若干。

时 间

一九五五——五六年之交。

地 点

金沙江上游康巴地区，一个偏远的地方。

第 一 幕

跳动的篝火和宁静的夕阳，
照耀着一座园木磨房；
冰雪凝固着的小河边，
一排桦树闪闪发光；
高原上虽然是隆冬的景象，
空气里却飘散着早春的冷香……

〔幕启时，老皮及正在水磨房的门口专心地凿着石磨。少顷，甲错快步上。〕

甲 错 皮及大叔，你在这里！

皮 及 甲错，你真地回来了！怪不得今儿有十几个小伙子来找你。我也是今儿才来，多吉管家说：“去把磨盘的齿凿凿深。”我说：“是！”——这就来了。

甲 错 （并没注意皮及的话，走到水磨的轮翼边，用手摇了摇，象对多年不见的朋友那样对着轮翼感慨地）
唉！还没睡醒哩。

皮 及 早哩，还没听见布谷鸟叫哩！甲错，老爷关了你几个月？

甲 错 四个月。

皮 及 不多，在多吉管家面前喊了一声“解放”，只坐四个月地牢！甲错，你知道为什么放你吗？

甲 错 这还不是明摆的事吗，春天要来了，水磨房要人管。再说，仁增老爷的牛群就要上牧场了，只要一条牛得了瘟病，就得成群成群的死！

皮 及 对！甲错，多亏你的死老子给你留下这点绝手艺，能给牛治病，要不你得把地牢坐穿！十年前在这里管水磨的老阿桑，因为一斤青棵麦的差错，叫老爷关进地牢，一直到死老爷都没有想起他。那时候你才十来岁，怕记不得了。

甲 错 记得。阿桑有个儿子格桑……他现在可是飞高了。

皮 及 不错，阿桑有那么个野种，十几岁就偷了老爷一匹马驹子跑去找共产党的骑兵游击队了，听说现在正在北京城读汉人的书。

甲 错 我后悔没跟他一齐走。

皮 及 有什么后悔的，飞得高了跌得重。他总不能在汉人地方过一辈子，他回到家乡你怕老爷不找他算帐？！

甲 错 谁找谁算帐？

皮 及 当然是老爷找格桑算帐喽！一匹马驹子，还是一匹白额头的黄马驹子哩！

甲 错 去你的马驹子！糊涂蛋！（他抓起皮及的领子就把他摔倒在地上）

〔皮及怀里的零碎东西都滚了出来。〕

皮 及 （愤愤地）看谁糊涂蛋，四个月地牢还没把你教训得老实点！

甲 错 四个月，坐四年——四十年地牢也压不灭我心里的火！（边说边帮皮及在地上找那些东西，找到一件扔给皮及一件）刀！木碗！小锅子！盐！炒面袋！

铁锤……亏你没老婆，有了老婆你也会把她塞进怀里。

皮 及 （把东西一样样又重新装进怀里）有什么办法，命中注定我头上没有一根草，脚下没有一寸土，我走到哪儿，我的家就搬到哪儿。

甲 错 活该！

皮 及 是呀，是活该！咳，甲错，你向多吉管家赔过罪了吗？

甲 错 赔罪？赔过罪了。我跟他说：“多吉管家，四个月以前我们俩隔着一座仇恨的山，四个月以后的今天这座山是没有了，我们俩中间重新裂开了一条你死我活的峡谷！”说完了我还加了一句：“解放！一定要解放！”

皮 及 你呀，甲错，不能这么任性。（忽然指着远处）咦，我是越老越走运啊！有个姑娘在向我甩袖子。

甲 错 去你的吧！（把皮及推在一边）是达娃。（也用长袖在空中绕着圈儿，激动地小声叫着）达娃！是达娃！

皮 及 看样子我得到磨房里歇一会儿喽。

甲 错 你顶好自己去歇一会儿，免得我的拳头不高兴。

皮 及 （做了个鬼脸）好吧！（退入磨房）

〔达娃奔上，喘息着把脸埋在甲错的怀里。〕

甲 错 达娃！达娃！

达 娃 （轻声地）一听说我就跑来了。你瘦了，脸变长了。这一百多天，好象我的魂儿也在陪你坐牢，每天都是魂不附体。我时刻都在悄悄地念佛，求佛祖

保佑你早一天出来。每天侍候老爷的时候都想向他求情，可话到嘴唇上我还是没敢讲。因为你也知道，老爷的心跟冰一样冷……甲错！你受苦了！

甲 错 我觉得这四个月比以前四十年的监禁都要苦。以前农奴们把忍受侮辱和欺凌看成上天赐给我们的命，那时候心灵是麻木的；今天，我们懂得了看重自己，农奴不是岩石下的小草了，是山顶上的大树，这样，痛苦就显得特别深重。

达 娃 （哽咽地）是的！甲错！

甲 错 （安慰她）别哭了，达娃！我这不是出来了吗。我们又在水磨房的门前相见了，你记得吧？（他扶着水磨的轮翼，热情地唤起他们共同的回忆）去年夏天，在水轮转动得最快的时候……

达 娃 （紧接着）多吉管家从庄园里把我派出来帮你的忙……

甲 错 （紧接着）我们象小河和水轮那样不断地谈话……

达 娃 （沉浸在回忆中）谈啦，谈啦，连我自己都奇怪我会说这么多话，庄园的主子和奴隶都晓得我是个不会说话的姑娘……

甲 错 不！你真会讲话。你怎么能讲出那么多象歌曲一样动听的话呢？

达 娃 我也不知道。兴许是我遇见了你，就象冰冻的小河遇见了春天，为了感激春天的温暖，向春天不停地唱……

甲 错 你向我讲了你的痛苦、你的孤单、你的恐惧……

达 娃 我和你，就象隔着大雾去猜测前途路上是冰河还是

雪山那样，猜测我们奴隶未来的命运……

甲 错 后来，我们接待了三个过路的解放军骑兵……

达 娃 三个快活的汉人。

甲 错 我问他们什么叫解放……

达 娃 他们用半通不通的藏语加上手势告诉我们：解放就是砍断镣铐，搬开拦路的石块，扶起暴风雨压倒的花朵，穿入云头的鹰……

甲 错 我问他们什么是共产党？

达 娃 他们指着雪山上的太阳……

甲 错 我还问他们什么是社会主义？

达 娃 他们指着草原上的鲜花说：没有农奴主……

甲 错 没有饥饿，农奴在自己的土地上集体劳动，集体收割……

达 娃 还说：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……

甲 错 他们说了很多句：一定！一定！因为我们有毛主席！我们问他们：毛主席什么样？你们见过吗？

达 娃 （连忙从怀里掏出一个金色的像章）他们送给了我们一颗心灵上的金太阳……

甲 错 （深情地）毛主席！

达 娃 从那以后，我的心总是不停地跳……更觉得奴隶的日子不是人过的日子，这样的日子连一天也过不下去了！

甲 错 从那以后，我的心里有了希望，就象走夜路看到了星光。

达 娃 可后来……（抬起头，幻觉地）我们就象在看不到边的长夜里睁着眼睛，早就听见了金鸡叫，就是老

盼不到早晨……。

甲 错 达娃！早晨会来的！

〔在他们默默相望的时候，篝火的光亮渐渐完全代替了无限美好的夕阳。皮及从水磨房里伸出头来。

甲 错 （不满地）皮及大叔！

皮 及 别发火，甲错！我想告诉你一件事。

甲 错 什么事？

皮 及 （真诚地）唉！我刚才就想告诉你，又不敢告诉你，这会儿看你们那股亲热劲儿，实在忍不住了。早告诉你比晚告诉你好得多，你听着，可别吓昏过去。我是个消息最灵通的农奴，我们多吉管家说，达娃就要被老爷送走了。

达 娃 （惊恐地）啊？！

甲 错 （走近皮及）送到哪里去？

皮 及 仁增老爷的外甥丹增——就是贡塘的那个农奴主，他去年看上了达娃，想用一匹凉山马换走达娃，说是让达娃侍候他老婆，那……要不是丹增老爷有事去了外国，他早就把达娃接走了。

甲 错 （愤怒地）啊！

皮 及 那个丹增见了漂亮姑娘眼都直了，听说他在外国还染上了脏病……

甲 错 （大声地）我不让他们把达娃送走！

皮 及 你不让？你不让大山拦住路能行吗？你有多大的力量？

甲 错 我去找解放军！共产党！

皮 及 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只要你敢这么做，你和达娃的小

命就算完了！

达 娃 （紧张地）甲错，我想起来了！今天，共产党工委的一个代表要到穆塘来，象是个大官，老爷一听见他的名字脸色就变白了。

甲 错 啊？

达 娃 他坐卧不安，后来就叫管家把地牢里的犯人都放了。

甲 错 原来是这样！

达 娃 这一回老爷接待客人不让我们露面，只让他最贴心的一个家奴扎西在客厅里侍候，我就溜到这儿来了。

甲 错 这就好了，达娃，我们有指望了！你听见客人的名字吗？是汉人？还是藏人？

达 娃 多吉管家的声音很小，只听见说是个藏人，本地人，还听说老召顿区长一早就去接他去了。

甲 错 （思索地）本地人？藏人？那……那能是谁呢？

〔格桑从水磨房背后突然闪出来，怒勃和召顿跟在他身后，吓得皮及急忙缩进磨房。〕

格 桑 你看我是谁呢？

〔甲错打量着这个上身军装，下身藏装的人呆住了。〕

格 桑 忘了吗？你能忘了陪你渡过黑夜的星星，你能扔掉陪你走过山路的木棍，你也不能忘了我呀！

甲 错 （小声试探地）格桑！

格 桑 对！甲错兄弟，格桑回来了！我见到了多少大江大海，可还是怀念这水磨房旁边的小河，我就是吃这

条河的水长大的……（停顿了一下，转身向达娃打趣地）姑娘，让我抱抱你的甲错吧！只抱一下。

〔达娃羞得转过身去。格桑拥抱甲错。〕

格 桑 好多年了！

甲 错 格桑，你们早就来了吗？

格 桑 我们差不多和达娃一起来的，我想象小时候那样悄悄地走过来捂住你的眼睛，所以我们老远就把马拴在树林里了。谁知道我们刚走到磨房背后，达娃来了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虽然我和你分别的时间更长，我也只好让她先和你谈谈。我们听着，不敢打扰你们……

甲 错 你们都听见了？

格 桑 都听见了。

甲 错 （真挚地）那就不用我说了。格桑哥哥，召顿区长，这位……？

怒 勃 让我自我介绍，我是格桑同志的通信员，很爱热闹，是个流浪热芭人的孩子，肚子里的歌就象金沙江的水那么多，一天不跳舞我的脚就要发痒，我叫怒勃。

甲 错 怒勃兄弟！你们都在这里，达娃，过来，到我身边来，我有句话要对你们说。

〔皮及从水磨房里探出身来。〕

格 桑 说吧！甲错，只管说吧！

甲 错 召顿区长，虽说您过去也是老爷……

召 顿 有话尽管说，不管什么事都可以跟仁增协商解决。

甲 错 格桑哥哥，你是共产党的代表，有件事我想请你们

做个主。

格 桑 说吧。

甲 错 （庄严地）我……我跟达娃要解放！要结婚！

格 桑 （深思地）

皮 及 （大惊地）

怒 勃 （喜悦地）啊！

召 顿 （沉吟地）

达 娃 （失声地）

〔皮及吓得连忙又缩了进去。〕

怒 勃 （天真地）恭喜二位。我是最会说话的媒人，最严肃的主婚人，最利落的大管事，我给你们组织迎亲马队，唱喜歌，主办舞会，无论是跳弦子还是跳锅庄我都精通，就象歌里唱的那样：“为别人的快乐奔忙，就象是我自己的快乐，也许明天毒箭把我射死，来生我还会变成一只喜鹊……”（他发现大家的脸色不对）怎么？怎么？

甲 错 （紧张地）格桑！你……你怎么不说话呀？

格 桑 （亲切地）甲错……

甲 错 我们不应该要解放？我不应该有一个妻子？你……

格 桑 （热情地）你们应该得到解放，应该有幸福自由的生活，应该有妻子。不仅你们应该有，所有的农奴兄弟都应该有。我回到家乡以前曾经想过：我的农奴弟兄们是什么样呢？和以前一样吗？千百年咬紧牙关忍受着比地狱还要可怕的生活，今天敢要求解放，要求幸福吗？你让我看见了正在觉醒的农奴兄弟！甲错，所有的农奴兄弟都应该要解放，解放！这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，是千千万万农奴兄弟的翻

身大事。

甲 错 格桑，你要知道，老爷就要象拉毛驴一样把达娃拉走呀！

格 桑 我们可以提醒仁增不要这样做。甲错兄弟！我恨不得今儿晚上就喝你们喜酒，今晚上为你们把靴子跳烂，把喉咙唱哑！甲错，可现在办不到，还得等……

甲 错 还得等！格桑哥哥，你忘了农奴熬着黑夜等天明的滋味，你忘了阿桑阿爸，他死在仁增老爷的地牢里。格桑，我再也不能等了！你知道，农奴弟兄们都在做解放的梦、自由的梦！就象达娃说的，我们早就听见了金鸡叫，就是老盼不到早晨。不信你等着吧，明天就会有更多农奴偷偷地找你……问你：

“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？”可你……还要我们等。是呀，你身上的伤养好了，你可以在农奴主面前大声讲话，平起平坐了！

格 桑 （激动地）甲错兄弟！我的伤是养好了，是母亲共产党给我养好的，可我没有忘记，也不会忘记。我曾经很诚恳地向党请求过：别派我回到故乡去，要一个逃亡奴隶向杀害过自己生身父亲的农奴主去做工作，我担心会忍不住做出顺应了情感，却违背了原则的事来。党教育我：格桑同志！你今天不是做为一个逃亡奴隶回去的，你首先是个执行党的政策的共产党员！唉，可我毕竟是个逃亡的奴隶呀！我只好服从党的决定。在路上我对怒勃说：怒勃同志！当我复仇的热血冲昏头脑，有了失态言行的时

候，你马上提醒我……

怒 勃 （大声咳嗽了一下）咳！我就这样提醒格桑同志。

格 桑 甲错兄弟，我是可以在农奴主面前大声讲话、平起平坐，这不是因为农奴主怕我，是因为我背后有伟大的共产党、解放军，还有全体农奴兄弟。一定要打碎奴隶的镣铐，改革这种落后制度——这是共产党的主张。为了这个主张，解放军克服了千难万险进军西藏；为了这个主张，中央主张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，达到不流血地进行改革，因此什么时候改革要给上层分子充分的时间，让他们去考虑；同时也要等待大多数农奴群众的觉悟——这些都是党和毛主席爱护我们藏民的苦心！甲错兄弟，你明白吗？

甲 错 我……还是不明白，上层……会考虑改革？

格 桑 要是上层分子坚决和祖国人民为敌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，祖国有足够的力量帮助农奴弟兄武装夺取解放！

怒 勃 我倒希望来个武装解放，又干脆，又简单，免得天天跟老爷们办外交，磨嘴皮子。

格 桑 怒勃同志！山里的路并不象画上的那么直呀，帝国主义和外国扩张主义分子时时刻刻准备乘火打劫，他们唯恐天下不乱。斗争形势很复杂，我们的工作必须做得很细致。毛主席指示我们：有些上层人物还在做残民害理的坏事，让他们去做，我们只做好事——生产、贸易、修路、医药、统战、争取群众、教育群众。同时不断向上层分子指出什么是死

路，什么是光明前途。甲错兄弟，你的事我能不放在心上吗？

甲 错 （认真地）别走，格桑，你……能不能给我一匹马？

格 桑 （奇怪地）做什么？

甲 错 把达娃从老爷手里换来。

格 桑 （忍不住笑了）甲错，如果一匹马能换来一个农奴的真正解放，每一个解放军同志都会赶一个马群来！

甲 错 那……要不，你借给我一匹马吧！

格 桑 做什么？

甲 错 我和达娃一齐逃走！

格 桑 逃到哪里去？

甲 错 逃到没有农奴主的地方去，今天在内地这种地方到处都是。

格 桑 逃走？可千千万万农奴弟兄怎么办？难道都要逃走吗？把家乡丢掉不要？甲错，我们的责任是把家乡变成自由幸福的地方。正象你说的，所有的农奴弟兄都要求解放，有共产党毛主席指引我们，这一天还会远吗？达娃说得好：金鸡已经叫了！你连这一小会儿也等不及了吗？

甲 错 这……

〔曲茨奔上。

曲 茨 （向召顿）阿爸！

召 顿 认识一下，这是格桑同志，这是我的女儿曲茨，区贸易小组组长，我在西南民族学院的同班同学，比

我学得好。

曲 茨 阿爸！（迫不及待地）格桑同志，贸易公司不是托您带了一批货来吗？在哪儿？你们忘了带？那可糟了！

召 顿 看你这孩子，一见面也不问好就向人家要货。格桑同志，您别见怪！

格 桑 我很高兴，一见面就谈工作的同志和我吵架我也不会见怪。曲茨同志，贸易公司托我带来的不是一盒粉，是一批货呀！有几十匹骡马，他们在雪山上走得很慢，后天才能到，放心，丢不了！

曲 茨 （不好意思地）谢谢！

格 桑 （向甲错）甲错，明天我再来看你。

甲 错 好！

格 桑 （向达娃）达娃，放心吧！我是共产党的代表，也是奴隶的代表！

达 娃 谢谢你！

怒 勃 再见！

〔格桑忽然发现闪躲着的皮及。〕

格 桑 皮及大叔！（把皮及拉出来）日子过得怎么样呀？

皮 及 （怯生生地）怎么样？你不是不知道，我……不还是个农奴吗！

格 桑 大叔！今天我们农奴就要做生活的主人了！回头我们找个时间谈谈，好好谈谈，好吗？

皮 及 （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）那……

〔格桑、怒勃、召顿、曲茨相继下。〕

皮 及 哎！（想叫住格桑又不敢叫地自语）农奴……主